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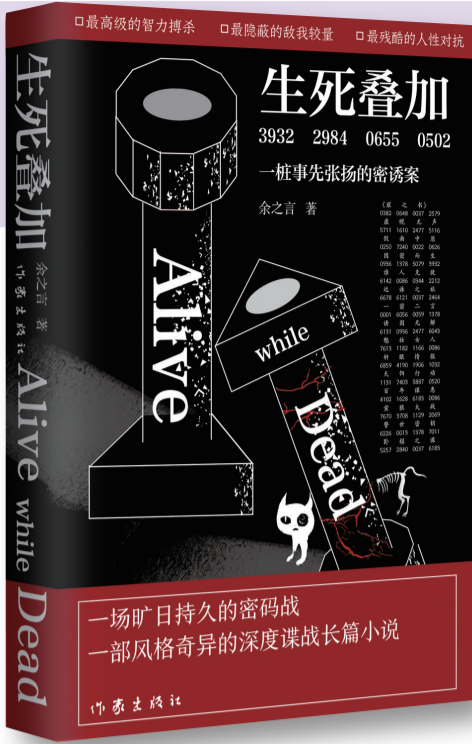
# 长篇小说《生死叠加》之《取之书》

□余之言

起初,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山海间万物静好。远远看去,那座歪斜的古老灯塔,像个迟暮老人倚坐在礁石上打起了瞌睡。渐渐地,似有鼾声响起。细一听,这哪是老人打鼾,分明是空中传来的噪鸣,却又分辨不清是何种飞禽走兽的叫声。抬头仰望,天上并无飞影,倒像是东边大沼泽里有什么活物发出幽响。这种如鼾声音,浑浊绵长而富有磁性,人听了像吃了催眠药般昏昏欲睡。突然,有两只飞鸟凄叫着疾翔而来。这次,听真切了。这种叫声清脆而有力,一下子掩盖住了那如鼾声。乍一看,飞临头顶的是两只如鸟大的绿蝴蝶;再细瞧,原来是两只绿鹦鹉,叫出的竟然是孩童般人话:“睡大觉,丢性命!睡大觉,丢性命!”

这个时候,太阳刚刚偏西,那个人出现在古灯塔前。他仰天苦笑一声,说:“学舌鹦鹉,比人贫嘴。言多必失,失言必死。快快飞走吧,不然会有咣的一声枪响的。”鹦鹉果真飞走了。他久看着那两团绿影渐飞渐远,缓缓落在一个小岛上。阳光晃亮刺眼,视线有些模糊。他隐约看到,那两团绿影,似是膨胀成了两个灰黢黢的庞然大物,还在小岛背坡上邇达呢。他揉了揉眼睛再看,却什么也没有,连那两团绿影也消失了。他又笑了笑,心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他明白,这一次,引导他来斜灯塔的目的,似乎不同寻常,但并非难以实现。

昨天中午,他走进了离这里不远的一座古建筑里。他站在大厅中央,抬头看了那盏德式太阳灯许久,数清的确是镶嵌着108个灯头。又见那近十米长的碗口粗吊杆,已漆锈斑驳,凹凸不平,想来人若臂抱脸蹭必会皮开肉绽。这时,只听到楼梯上有人轻轻走下。他紧紧盯着楼梯口看。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双红绿相间的绣花鞋。接着,是灰裤、灰褂和一方灰纱巾。方巾是盖在头上的,却也能隐约看出脸庞的清瘦样;还有裤裆也没掩饰住那清瘦的身段。下了楼梯走过来,一扭三摆的步态算是轻盈,看不出实际年龄,却能断定是个女人。女人围着他转了三圈,便轻手轻脚走出了破门。他没感到恐惧,反觉得是遇见了美丽的女鬼。他正想追出去看看究竟。女鬼却又转回来,沿墙根地板看了看,拿起一块玻璃片,把地上淡蓝色血水渍干痕刮刮起一层,归笼成一小堆,抬手想拿下灰纱巾,可刚露出左脸一侧,又停下来重新戴好,从衣袋里另掏出花手帕,把那堆蓝色渍粉包好,装了起来,看也没看谁一眼,又迈出了破门。一个女鬼,她收集这些血渍干粉做什么?这可能是谁的血渍?她



这是要珍藏什么?缅怀什么?抑或要鉴别什么?他像是有事没想明白似的,愣在那里好一阵儿,又呢喃自语一句:“她左脸并无疤痕呀!也没看清她那双眼睛,总该还像飞燕小溪柳絮儿一样好看吧。”才抬腿追了出去。外面艳阳高照,已不见了人影。他想,鬼怕阳光,自然是逃匿了。他返回大厅,走向楼梯顶层。在一方破窗前停下,不经意间看到了窗外的景象:那女鬼清瘦灰影出现在了远方!她正在向歪斜古灯塔走去。

昨天晚上,在睡梦醒来之前,他就这么一直站在那方破窗前死死地町看着,那个女鬼在正午阳光里,转过三道坝,穿过礁石滩,拉开斜塔门,坚定地走了进去。随即,他的梦就岔到别的梦里去了。醒来后,他脑子一片混乱,懒懒地躺着不想动,整整躺了多半天,直到下午斜阳照进窗户,一个魔幻般想法从天而降,才急火穿衣下床走出了病房。

走近斜灯塔,他久久凝望塔顶,犹犹豫豫前迈后踱了好一阵子,才大步走进了那破落不堪的塔门。

塔内旋梯陡窄而弯曲,同样是破落不堪。他轻手轻脚,生怕踩塌朽木板阶。越往上走越幽暗阴黑,头顶吱声似鼠,脚下如蛇爬行。他心鼓急敲,不由得停下了脚步。片刻,他扯开嗓子喊道:“母亲,母亲!我昨晚见你走进了这座古塔里。您老出来见我我吧。”塔内寂寂如夜,无人应答。

他又往上爬了几阶,学着昨夜梦中之言又喊了几声,不觉得是一个暗号来言:“蝉鸣漠视螳螂长,螳螂捕蝉雀在傍,黄雀延颈欲啄食,

弹弓手在树下藏,拉弓引弹向雀头,身后卧伏兽中王。”这下,旋梯上空立刻回响四起,声调失真却字字清晰,竟然是那个暗号去语:“山里老虎莫张狂,荆棘丛中出猎枪,打死兽王扬威名,拧掉耳朵跪三娘,三娘凶恶耳鸣症,盛夏死于蝉鸣忙。”

一时间,他惊汗如雨,怕自己耳朵听错了,又大声复喊了一遍,那回响音话依然如故。顿时,他头发直立,一阵眩晕,赶紧去扶旋梯,抓住的却是一双冰冷之手。这双手,毫无人体温气,干瘪咯硬如鬼爪。

魔幻般想象眼见变成现实。他险些昏厥过去,冥冥之中听到:“吾候等久矣,今狭梯相逢,似避不及兮,却暗语证之,实同志同仁,何惊骇乃尔!”

“母亲,您就别装神弄鬼学古人吓我了。即便你老真是冰鬼冷魅,我也不怕的。”他强打着精神回应道,“母亲,您为革命牺牲这些年,我很想念您。可近来有传说,您老还活着。我不信,我真的不信。可我又满心期望这是真的。您老既然没有死去,那为何从不出来见见亲人?难道您有难言之隐,抑或有纪律约束?”

随即,那回响音话又加杂着浓重阴气倾泄而下:“你是谁?你从哪里得来的接头暗号?告诉你,我不是你的母亲,我只是党的女儿。”听罢此言,他亢奋起来,死死拉紧那双如冰纤手:“那好,既然我俩对上了暗号,那就以革命同志的身份好好叙叙。”

那双手提拉力度很大,他绷直足弓用足尖点地,拾阶往塔顶攀登。很快,已是通身大汗。而拉他的那双手依然冰冷如尸。他不再胆怯,说:“以前,我只听说,那个间谍案里的重大棘手问题是上面直接解决的,具体情况却被捂得密不透风,少有人知。刚刚,我才突然明白,原来,长期隐藏在背后解决棘手问题的那个人,正是您老!”

那双手减缓了拉动,不由得抽搐了两下。他鼓足勇气,接着说:“那个人妻被杀之前,凶手已经死亡!被杀者和杀人者,很可能都死于同一种不易被常人所发觉、所认知的高科技杀人手段。听说,就是这个棘手大案,曾困扰专案组许久,差点就当作悬案挂了起来。当时,按照在南京唐莫叔坟墓里搜出的情报,确实抓了几个潜伏更深的特务,但始终没有解决这个大案的根本问题。关键时刻,还是上面雪藏的革命高人出了手,最终才破了这个案子。我真没想到,这个高人会是您老!我猜断,执行秘密任务

中的您,肯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一个心怀天下安危的赤诚战士,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智斗敌特的使命。母亲,您太伟大了!”

“依我看,你这张嘴该用龙舌绳缝起来!哼哼。你一个局外人,哪有资格和我谈这个。”那双手突然一松,他顺梯翻滚而下。“你不想想,那个撬开棘手大案缝隙的人,怎么会是我呢?我一个死鬼哪有那个本事!退一步说,即便我真为这个大案做了点什么,那也是协助配合北方B市警方上层,发挥了一点余热而已。”

“母亲,您真想把假话当真话说来迷惑我!”他挣扎着爬起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血,又快速向塔顶攀登。“您也再想把真话当假话说来掩饰自己。今天,事情不弄个水落石出,我便死在这塔里!”

“谁是你的母亲?!谁说我还活着?不会是保密局那个甄晓敏嘴吧?严格地说,甄晓敏也是个局外人,更深层的机密她并不真知,可别听她乱说。哪天再见面,我也要用龙舌绳缝她的嘴!”旋梯上飞落一物,他一躲,脚一滑,又翻滚而下。他借门外光线看清,那是一只绣花鞋。

“母亲,本来,我以接头暗号唤您出来,是抱了很大希望的。可您拒绝与我交流。我心不甘呀。”他又朝塔顶爬去。黑暗中,似有一物挡住了去路。他仰着脸,伸手一摸,是一双脚。一只光着脚,一只穿着鞋。

“母亲,您怎么穿了一双绣花鞋呢?”他搂住那双脚,紧紧贴在脸上,“母亲,我真的好想您呀。我打小就看惯了你那双纯净而灵动的美眼。我忘不了咱母子四目相对时的情景。这些年,您人不人鬼不鬼的,都藏到哪里去了?您受大苦了呀,我娇艳如仙的母亲哟!对了,母亲,你左脸上的疤痕何时整容整掉了呀?这下好了,普天下名副其实的最美最亲的母亲,非你莫属了!”

高坐在台台上的那双脚一动不动地伸着,任凭他一再摩挲、拱挟、亲吻、诉说。热泪打湿了如冰光脚,焮唇一个个咬咬脚趾,就像儿时吮吸母亲的乳头那样急迫,可上面那团冷气依然无动于衷。

“妈妈哟,我真的是你儿呀。这一生,在我心里一直有着一个母亲,却有着两个父亲。我的两个父亲,为了您,那真是斗了一辈子呀。”他把脖子伸进那两脚之间,双手抱紧,用力往下拖拉。

那双脚抗拒着,后缩着,颤抖着,终于抖出了幽声细语,说的却是:“我儿呀,什么叫为了我斗了一辈子?记住,他俩那本是为了取密斗了一辈子!我儿呀,什么叫两个父亲?记住,那个人虽

是你的亲生父亲,但必得把他排除在外。”头上一串泪水滴下来,落在了他脸上。是热泪,还是冷泪,他没感觉出来。那个声音愈加幽沉:“一个亲爹,两个父亲。儿呀,为母的位置在哪儿呢?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孤旅单兵,一个不知爱如何挥洒的人妻人母,这些年,我一直戴着面具,在践行着‘我不是我’的奇异人生啊。这些事,说来话长,还是不说了吧。就说说你那两个父亲吧。我儿呀,你不是也不认你那个亲爹了吗?!我儿呀,你做得对,做得对呀!”

忽地,他胸腔一阵难受,似是疾恙发作,撕心裂肺地喊了声:“妈妈,不,不是这样的。母亲,不,不不!”便昏死过去。

“儿你醒醒啊。你可曾懂得,在这个行当里,在某些事情上,其小大于大,其大小于小呀!我的儿哟。”

还好,他终是在灯塔内遇到了王小娇,但那到底是她的鬼魂,还是她本人真身,已无从了解和对证了。因为,那座古老灯塔,就在当天下午,于忽然之间,遭遇了一场特大龙卷风,没人能够再顶得住歪斜而倒下的庞重塔体。当瓦砾与尘埃的旋涡冲天而起,疾速消失在天海之间后,那里只剩下一个矮矮的塔座。

一切都被龙卷风抹去!不,塔座旁边还依然矗立着一块石碑。走近发现,竟然还有两具伤痕累累残缺不全人鬼难辨的无目无耳无鼻无舌的尸体,手拉着手,紧紧环抱着石碑坐卧在那里。这风刮得好蹊跷,以搬山移海之力,带走了千年灯塔,却留下了一对人鬼尸身。而在距此甚远的一片海域,满舱返航的船队正在行进中,突然一阵黑风凌空而降,紧接着,一场太阳雨劈面而来。顿时,眼前出现了一幅奇特景象:船队这边斜阳如火,彩虹梦幻,波涛平缓,而与船队首尾相接的后方海域,却是狂风大作,骤雨急倾,且夹杂着如盆大冰雹,细看才知那并非冰雹,而是密集砸落的砖石瓦块。航海人是见惯了太阳雨的,也熟知世界各地对太阳雨现象的俗称,如狐狸出嫁、老虎娶妻等。可今天这怪景儿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正生纳闷,落石砸碎的那片海域,竟然惊跳起数十只遍体鳞伤的鲸鱼,一路惨叫着远逃而去。航海人这才恍然大悟,这些不速之客,本是从远海异域尾随船队而来的。自此,九州湾人也给太阳雨定了一个滑稽的俗名,叫鲸女求亲。对了,一直站在小岛上远眺的两只巨鳖,也见证了这场鲸女求亲的景象。

(摘自《生死叠加》,余之言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 破裂

□钱江

1990年小美的出生完全是个意外。丽娟是不小心怀上了,才生了她。

小美生来充满好奇,喜欢用清澈明亮的眼睛观察身边的人和事。爸爸妈妈很不快乐,小美经常怀疑,她是不是生错了地方。

妈妈的脸上总是阴云密布。其实小美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大眼睛,妈妈的眼睫毛特别长,还往上卷。妈妈笑起来特别好看,眼睛亮晶晶的,像是有星星在闪烁。妈妈笑,她便跟着笑,像面镜子。不过妈妈更多的时候,脸拉得长长的,眼睛里像是在喷火焰,这种时候小美尽量不看妈妈的眼睛。

妈妈给小美洗脸的时候,经常会说:“长得一点都不像我!”小美想,自己一定很丑,妈妈很美,如果不像妈妈,那就是很丑。

“可不可以钻回到你的肚子,你再生我一遍?”这个方案是小美考虑很久想到的,如果再生一遍,也许她可以变得像妈妈。现在她长得像奶奶,外婆说过:“真作孽,小美呀,你好长不长,咋长得像桂香呢?”

妈妈说:“如果可以把你放回肚子,我就不会再把你生出来。”

“为什么?”

妈妈没说话,低着头在盆里搓毛巾,嘴角边拉出一种奇怪的微笑。

妈妈很喜欢“乡巴佬”三个字,说的时候,音调提高,声音变尖,眉毛上扬,嘴角就会拉出这种特别的微笑。“农村种地的乡巴佬,现在却不劳动,倒垃圾都要人家催!”不知为什么,一点小事就会让妈妈向爸爸发很大的脾气。小美很纳闷,“乡巴佬”有什么好笑的?

而爸爸呢,像影子,看得见却抓不到,很不真实。爸爸虽然脾气好,但是很少说话,回家和不回家好像都一样,没有声音。

有一次,爸爸像往常一样,静悄悄坐在角落看书。小美实在闲得无聊,决定做个实验。

“爸爸。”她站在另一个墙角叫。爸爸动也没动。

小美站到房间中央,“爸——爸——”这次的声音响些,还拖长音。爸爸仍是埋头看书,没有反应。

“乡巴佬!”小美大叫,跳起来蹿到爸爸面前。“什么?!”爸爸吓了一跳,几乎从椅子上弹起来,书掉到地上。小美咯咯大笑,笑弯了腰,岔了气,便开始打嗝儿。

爸爸见状,伸手用力抱住小美的双肩,不

让她身体随意乱动,并且很严肃地说:“不许调皮!”

小美一惊,又一吓,打嗝儿立马止住。爸爸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嘿,还真灵。”

小美原以为爸爸生气了,现在知道他这是帮她,便放松下来,从地上捡起书还给宝宝。

爸爸接过书,若有所思地看看小美,“爸爸是乡巴佬呢,有一天,我会带你去乡下,你会喜欢的,那里有许多山,望不到边……”爸爸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登上高山,看见蓝天,接着,像是天空飘过一朵厚厚的云,遮住了阳光,他的眼睛又黯淡了,恢复了平时的那种安静和无力。小美望着爸爸,想起刚才自己学妈妈骂“乡巴佬”,突然很懊悔,眼睛便酸了。

有一件事让小美最烦恼,每次妈妈爸爸吵架,好像都和她有关。

“你下巴有洞,是吧?!”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在厨房吃饭,小美和向东面对面坐着,丽娟炒完最后一个菜,端着碗来到桌前。

“下巴有洞,是吧?!”丽娟重复了一遍,声音提高了。

小美迟疑着摸摸下巴,没有摸到洞,偷偷看爸爸,他埋头吃饭,没有反应,就小心地把目光转移到妈妈的脸上。妈妈的脸紧绷着,这几天她好像都是这样。其实,这几天小美已经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她觉得自己像大院的看门狗“大将军”,可以闻出人的心思。

“吃口饭一半都漏掉,你自己看看!”丽娟用筷子敲着桌面。

小美低头看,碗下面有一堆饭粒,她赶紧抓起饭粒往嘴里塞。慌张中,只捡了几颗饭粒,其余的都被手蹭下桌掉到地上。

“你想做啥?!”丽娟脸铁青了,拿起筷子就打小美的手。

小美“笑”了。

小美知道此时是绝对不能笑的,但是她无法控制。紧张的时候,她会夸张地“笑”:头一歪,眼睛眯成缝,两个嘴角使劲往上提,拉成一个“U”字,像马戏团小丑脸上画的大嘴。这不是真笑,是自嘲,用滑稽的样子来讨好,是在说:“对不起噢——”

丽娟不明白,她最讨厌小美这样嬉皮笑脸地“笑”,在最不好笑的时候笑。“啪!”丽娟把筷子摔到桌子上,“你给我好好吃饭,如果掉一颗饭,明天就不给你饭吃,让你饿肚子!”

小美垂着眼皮,在丽娟威严的目光下,埋头

吃饭,格外小心地用勺子把饭和顺着脸颊滑下的眼泪,一起扒进嘴里。

“她才五岁,不要这样苛刻。”向东说话了。

“那你来管?!”丽娟终于等到向东说话了,她把火力转移到向东身上,“我倒希望你来管管,可是你会来管吗?你有管过吗?她小的时候,你连块尿布都没换过!你关心过她吗?你关心过这个家吗?你关心过我吗?”丽娟停了一下,然后开始重复每次必骂的话,“刘向东,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冷血动物!没良心!畜生!我们一起快十年了,我是怎么对你的?你又是如何对我的?!没良心!连畜生都不如!没良心,你是怎么留在城里的?还不是靠我们家?没有我爸爸帮你落实工作,不和我结婚,你能留杭州吗?你这个乡巴佬!你算什么?你以为读过大学就了不起了,乡巴佬就是乡巴佬!……”

“我是说她还小,还不懂事。”向东低声地回了一句。

丽娟像被蜇着一样,撕着喉咙喊起来:“什么都不管的东西,轮到你教训我吗!你给我滚!”只见爸爸摇摇站站起来,一推门熟练地消失在走廊上。小美赶紧把头埋得更低,害怕妈妈会把她也赶出去。

“刘向东,有种你永远别回来!”丽娟满脸通红,举起手中的饭碗,摔向房门。

碗“砰——”的尖叫一声,碎了,瓷片飞溅。

小美赶紧蒙上耳朵,闭上眼睛,小小的身体缩成一团念起了咒语:“阿木木图拉吗阿木木图拉吗阿木木图拉吗……”小美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里得到启发,发明了这句咒语。故事里的强盗用“芝麻开门”打开秘密的山门,她可以用“阿木木图拉吗”进入她的“防弹玻璃球”。这个球厚实坚固,藏进去后很安全,外面的世界再恐怖,也伤害不到她。

泪水涌出丽娟的眼睛,滑落到下巴,像两条小河。向东迅速的离去又一次深深刺痛丽娟。望着一片狼藉的地面,她对小美吼道:“坐着别动,都是碎玻璃!”然后踮着脚去厨房取了笤帚簸箕,开始清理。她不时地停下来,用手背抹掉流到下巴的眼泪,一边又不停地自言自语,“刘向东,你以为自己是谁?!没有我,你能留在杭州吗?乡巴佬!”向东最讨厌“乡巴佬”这三个字,所以丽娟偏要叫他“乡巴佬”。“没良心!别以为上过大学就不得了,乡巴佬永远是乡巴佬!我当初瞎了眼,看上你这种人!”

丽娟五岁和向东定亲,十七岁开始和向东



交往,他那时来到杭州上大学,她去参观了之江大学。那是一个她完全不了解的世界,那里的人总抱着几本书,用普通话交流,还文绉绉的,话语里常带着“请”“谢谢”之类的客套话。丽娟迷恋向东。在工厂,丽娟习惯了男性身上的臭味,那是一种机油味、汗味和香烟味的古怪组合。但是在向东的身边,她闻到的则是一种清爽的香皂味,这个味道就像他身上笔挺的白衬衫,又干净,又高尚。向东是她的白马王子,尽管他的世界离她太远,交往四年后她还是不了解向东,但是这不妨碍她嫁给东。向东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单这点就足够满足她在小姐妹中的虚荣心了。一旦结婚过日子,丽娟却发现单靠向东的文凭是不能满足她的,她需要丈夫的爱和关心。

丽娟没有文化,缺乏理性,但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确定他不爱她,甚至到现在,他是厌恶她的。向东从来不主动亲近她,抱她或者拉她的手,说话时眼睛从来不直视她。他们惟一的肢体接触是在床上,而小美出生后,这点接触也几乎没有了。丽娟浓眉大眼长睫毛,身材娇小却丰满匀称,很像印度电影里能歌善舞的女演员,即使做了妈妈,走在街上回头率也很高,向东对她的这种冷淡快把她逼疯了。她的烦恼太私密了,对于一个女人是无法启齿的,即便是说了,外人也不会相信。在他们看来,向东正派、规矩、本分,是百里挑一的好男人,“他的脾气多好,你这么跟他吵,他都不跟你闹。”

丽娟有苦难言,就是这“不理睬”的一招才狠呢,丽娟倒宁可被他打、被他骂。做了妈妈的丽

娟像只被困住的猛兽,她惟一的方法,就是将失落、烦躁和愤怒宣泄在女儿身上。

小美听话地坐在小凳子上,一动不动,伤心害怕的时候要想不哭,小美得进入“防弹玻璃球”。就像现在,丽娟情绪激动,又哭又骂,小美却安静地坐着,脸上显出自得其乐的表情,她望着房门,眼里充满期盼。隔着防弹玻璃球,她听不见丽娟对婚姻的控诉、对向东的谩骂,和对她的憎恶。玻璃球的世界里,正播放着她编织的故事:爸爸骑车到达巷口,停了下来,他后悔了,决定回家。爸爸掉转头,飞快地骑着,脸上带着笑容,经过大院门口的栀子花树,他停下来,伸手折下一枝,咬在嘴里。这时,在房间里的妈妈也后悔了,她擦干眼泪,来到门边。门开了,爸爸和妈妈面对面站着,他们笑了,爸爸递给妈妈栀子花,这花的香味有股甜味。妈妈激动地说:“对不起,亲爱的。”爸爸也激动地说:“没关系,亲爱的。”然后,两个人拥抱在一起,还彼此亲吻……

小美的目光陶醉,脸上散发着荣光,好像是看见了天堂。

“起来,小美,我送你去外婆家。”丽娟突然来拉她。

丽娟打开门,小美看到走廊上空空的,没有爸爸的踪影,她的眼光黯淡了。

“为什么去外婆家?”小美拖拉着,蹲在地上慢慢换鞋。小美不喜欢外婆,外婆经常说要扔掉她,“你再不听活,我就把你扔到大街上垃圾桶里,送给捡垃圾的人,让他带走。”

被扔掉是很恐怖的,小美曾经差点被扔掉。那一次,爸爸妈妈吵架,忘了是为啥吵,但肯定和小美有关系。妈妈那次特别生气,一边骂一边扔东西,把爸爸的书扔到外面,爸爸最爱的那些书。爸爸赶快到门外,妈妈扔,爸爸捡。妈妈把爸爸所有的书都扔掉后,还是很生气,一低头看见小美站在旁边,就抱起她,把她也扔了出去。然后把门“砰”地关上,小美觉得地都抖了,外面很黑,她吓得哇哇大哭,她从来没有那样大声地哭过。传达室的看门狗“大将军”肯定是听见了她的哭声,开始狂叫。后来爸爸抱住小美,小美搂住他的脖子,拼命地抱紧,靠在他肩上继续哭。她哭了很久,一直到累了,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居然已经回家了,她好庆幸。

(摘自《小美》,钱江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